

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之三

正統 景恭 天順

英宗登極裁九歲張太后初以國須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既大臣請垂簾聽政却之曰非祖宗家法后功著三朝張世封彭城惠安二伯勿絕為其遺澤

正統初楊文貞請開經筵內稱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二聖以姑婦分稱謂不同前代稀見經筵官嘗並詞林章后后批曰如何不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却屬進觀此知即罷垂簾大政事猶此批決

國朝自永樂後后妃不選公侯家戚畹雖爵侯伯位保傳不預朝政惟孫繼宗以元舅總團營兵馬掌後軍都督府事監脩國史知經筵最為破格聞太后意亦悔之時雖待外家屏約束頗嚴不敢肆繼宗父忠尤恪謹

兩京戶部刑部有交趾司都察院有交趾道至正統元年始草始立衛所學較禁祀孔子於釋老宮改左社象禁卸民綁縛有司赴京三役工始竣廢政漸舉

以兵部尚書王驥侍郎鄭瑩覆議違事五日不上奏怒曰藐朕冲人耶執付獄時業有鞭笞四夷之氣矣土木輕舉禍胎是聞嘗

夢也先稽首請罪狀亦妖徵

禁中外官舍軍民戴尖頂帽穿禿袖衣垂纓插翎及語言跪拜學胡佶者明興將八十年矣習未改信元俗漸染之深迄今都人士聲容竟自為一體

初長陵志吞胡撫降胡厚末年充滿京師每月達官支俸至北京朝官三分之一季時勅劉定之李賢各疏請調除諸衛所以分其勢不報其後經土木變曹吉祥反始伏先見然勢已無及湖端從繫奪大寧兵來

郭理為兵部尚書雅持正試進士李賢嘉禾評謂有公輔器荐為

其屬與張統之轍楊士奇事同惟於正統初不肯自陳引退云  
君臣恩義重此詭辭也最易為貧位大臣藉口卒被劾去以不  
宜以是稱之

英廟追念夏忠靖功賜其家田八十頃蠲除稅見夏太常瑄行狀  
他史鮮及瑄善屬文數言兵事時大臣子推夏瑄楊導並勝東  
楊曾孫旦官南太宰亦著名

陸文裕深述所聞於靳文僖云楊文貞與文敏同事頗不相能文  
敏卒子被誣特令錦衣官較往提示辱之文貞子稷後亦逮獄  
論死初仁廟賜三楊勅子孫各貸死至文貞欲援勅贖罪其

次于導故秘之稷遂不免如陸言是以文貞為賣反導為殺元也余不敢信

東楊以正統五年卒于武林九年楊卒十一年南楊卒越三年駕遂北狩三公年咸高王振至欲諷退之不從真家事視國矣覺始終微有可議

楊文貞子稷雖生不肖論死稷三傳廣文刻四傳銓部戴鳴執名行文憲使寅秋御史仁憲亦世其家君子知宗臣之流澤遠也秉情法即特宥稷死不妨

正統十年忽朝鍾不受許命內閣製祀鍾文南楊入室翻舊稿大

不就內璫屢趣陳芳洲語曰舊無此稿先生茅口占我罵南楊  
僅起一語陳隨續成按朝鍾不受析事奇南楊癡此豈有稿也  
致祭詞云惟神職司禁鍾朝儀是肅茲晨扣擊失常朕愴政事  
特申祭告數語耳亦非費甚思索總閣中百九查例經兩旁手  
自昔已然

劉球疏列十事於王振非有所指摘也死独恠屬由戚甫濞之時  
乎察西南楊高柄政竄如充耳即李時勉脫枷資會昌侯力薛  
瑄減死資振厨下一老僕力而舉朝大小臣無出聲者蓋全不  
成世界矣宜得禍速

麓川之役何文淵劉球皆請罷師楊文貞亦意在綏戢傳王振  
好兵王靖遠陰阿其指狀威振西南故賴斯舉不然真又爲安  
南績矣未可以儒生管之

何文淵自温州召入薦御史劉謙自代從之謙果稱職瀕去猶嘉  
意後賢如此其世祀温州宜哉使文淵終以一郡守老何讓龔  
黃迺知尚書侍郎爲賺壞人心術之具或云方温州築却金亭  
日名心已露似深文

有云民苦盜黥刺未足示懲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者何文淵教  
謂律有憲盜三犯始絞今於律例外復如其罪幾有人烟湊集



竊盜多數年後扁額累、觀瞻非便詔是之何終老吏識大體  
初寔為胡濙顧佐薦知

黃紱為戶部郎中值部堂缺官署堂印諸僚爭之如堂體亦奇聞  
時以硬黃目紱後至尚書國初錄郎中陞本部侍郎者多李賢  
謂自張鳳前未有也誤未深攷

薛瓊河津人父貞為鄆陵學官時學官黜陟視科貢多寡額貞  
患之以子補鄆陵諸生因舉河南解元學官子得試其省闈林  
廷玉以父官韓者紀善應陝試第一亦其例也若李夢陽陝慶  
陽人隨父宦大梁仍歸試首陝榜後遂家大梁又與二公迥

異

薛文清巡按山東嘗言內外風憲緘默為都御史顧佐所惡考滿  
署平常佐不知人甚矣聞史南安守林羊言比者學臣薛瑄建  
議生員有疾病不堪教養者罷黜追所給廩疾病人所恃有黜  
之足矣追償費微納懈勸學心非便詔除其令薛議亦未免小

苛

大理少卿顧惟敬丞作瞻與薛瑄同官同不肯謁王振瑄被禍瞻  
坐謫戍。杜不及惟敬。敬自請就繫罪。廢幾。昔人耻不與光之風  
矣。事見劉鳳吳先生讚世罕知者。

詹英以一訓導。劾奏靖遠伯王驥。違制冒功。乞明正其罪。可謂言  
舉。朝之所不敢言矣。粵吏張聚訟陳選寬。尤奇醜。泉芝草何處  
無之。歲遠人微。慮湮沒。宜特表出。

沈固有參贊大同功。乃於正統中疏。頌宦官。請如外臣例。給賜誥  
勅。時王振方橫。固藉為諛。振地旨不許。抑非獨固。即如三楊賢  
尚以薛瑄不往見振為疑。寄聲催督。周忱為振畫策。宛轉求陳  
祭酒敬宗書。士風頹靡極矣。蓋思薛陳二公。壁立萬仞。氣  
象。

楊信民官粵藩。連糾按察司郭智黃翰。常廣俱得罪去。已亦就

連風采震一時記劉華容嘗薦張簡肅賢 孝皇曰朕非不  
知張毅華但忒難為人耳賢者處士其不犯難為人之戒者鮮  
矣於楊公亦云粵中世尸祝公

李景隆家屬拘繫南京久至正統十三年始釋歷四朝矣得賴張  
玄玄遺筆力嘉靖中其八世孫性得續壽封臨淮侯余在京每見  
李善長裔孫某為駙馬祺派稱 高帝嘗賜御書許二百五十  
年後赴闕自陳書模糊莫辨說亦疑誕安疏上竟寢

平福建寇節茂七處州寇葉宗留供任正統己巳春夏間幸蚤就擒  
耳踰八月即有土木難無暇南顧不將為閩浙之憂乎聞閩布

政宋彰文趾人以賄王振萬金得官虐斂民不堪致變禍生有  
胎信狀

張楷謀招撫處州賊以兵部榜無印文賊疑不信矯為南征大將  
軍印事平生削職矯印事非法傷竒初楷制為竹芭似牌糊紙  
畫獸刑用禦賊鎗：刺入竹隙急不得拔多被擒按此亦柔制  
別遺意

詔罷大臣舉官從吏部選擇如舊制先是宣德中慮銓衡未精改  
命大臣保舉既復滋弊總法久弊生逆為循環楊文貞名能薦  
賢得譽以此間有牢籠報復嫌亦生此近亦一修行保舉法茫

無寸效未幾廢

正統戊辰選庶吉士三十人貫並西北時猶薄南士耶雖得劉珥  
王恕尹旻邢讓諸賢而萬安寔為選首安蜀士乃得附北貫逮  
天順庚辰以彭時之言始免選張元禎等數人亦屢矣南北  
分莫甚此時

正統中鄉會試副榜額少徃以監生考授教職祭酒陳敬宗疏  
縱科舉取人之激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時稱確論後增一榜  
額至二千人見姚尚書夔均才解中其云乙榜解不就者什八  
九辭如釋重負辭不獲如赴戎行教不平教至微斧底當日

人情可知

錢習禮自學士擢禮部侍郎客賀之荅曰吾今且為有司奚賀為前輩之安雅淡不慕繁劇類此文端直出理部事答繇楊文貞猶昔人恨奪鳳池遺意今求之恐不克美世風日下即此是其一端

劉文介儼云翰林之職清高固可喜淹滯亦可歎譬金水河中魚化龍之期未可必有而經畧之患則可必其無至喻以華表柱上鶴水食不方便前輩雅護每援及今雖稍免淹滯歎願風波間作矣非復曩時

劉文恭鉉主京闈試揭曉第一人劉宣乃廬龍軍士同事欲更之  
劉曰朝廷立賢無方何論戎籍宣寔江西安福人旋舉進士入  
館官尚書郎於事余媿文恭遠

長史楊述主正統甲子四川鄉試閱卷訖苦解首之人搜出戒場  
一卷大佳以作元郎周文安洪謨也連第舉廷試第二人國初  
原有戒場例如初場經書義許各戒一道以作元則百年僅見  
云續主福建丁卯試榜首莆田陳懿康俊官亦尚書述墓誌出  
許彬手可據

以薛瑄錢溥之理學詞章同考會試尚有性理難包括春秋沒主



張之謹落第造謗良非一日倪謙以所善門生不中式為所訐  
陷謫戍事尤凌夷

張和與其弟穆偕試南言自念必上第而穆於文小劣曰吾可遲而  
得也易卷以入已穆舉第二人和名亦差次聞吾邑前輩史朝  
宜朝富兄弟舉鄉試類是

安福春秋學始劉球吳節二公後進競師之遂以其經名天下迄  
今有安福春秋黃岡禮記之目球二子鉞鈺至庶吉士鉞至叅  
政鈺按察使洵敦忠報

張益選庶吉士以善楷書改中書舍人高穀亦然覲奉命寫佛經

事可見時庶吉士去取頗輕永樂己未多至六十二人甲辰  
僅六人張高同乙未選內原習釋文中第者半為亦非全錄  
詞章

陳僖敏鑑故能臣有云與王文同為都御史見王振僂首長跪連唯  
急諾不異小吏然者信乎方振威橫時戶兵部尚書王佐鄭瑩  
並被屈辱即英國公張輔俯仰其間難以言士節矣魏蕭山  
驥乃差可觀

王振自欲擅威耳豈真有陷躡意不懼身殉之乎詳情勢稍類唐  
楊國忠安得陳玄禮再生為快聞古穰雜錄云欲約三五御史

數其罪罵前梓殺之不果豈未必然夫亦普天同恨矣聞振實  
為護駕將軍樊忠以所持爪撻死天順初詔塑像智化寺即推  
舊宅

昔賢每論己己土木警非虜之能乃我謀國者自誤使當時從群  
策選將禦之不過旬日或掠數小城堡自去矣六師驟覆事出  
虜望外要天意特巧為之嗣是六飛倏還亦仍出我望外不歸  
之本朝福力不可

李文達賢項襄毅忠楊興濟伯善土木之潰俱從虜營自拔歸克  
濟時艱亦天意也時六科給事中各一人行惟兵刑二科文書

多議用二人葉盛林聰正在數中即得旨掌印官去獲免行止  
死生有數非意慮及

傳已已北征駕出戴刺闕有陝西呂尼攔駕曰行不利上怒武  
士交撞尼跌坐逝比居虜營暨還南宮數見尼有所陳說優辟  
後詔封皇姑賜寺額曰順天保明寺倒語也若明保天順云按  
駕原非出荆戴惟皇姑寺有之今寺尼皆髮巾緇方袍男拜想  
別有說

陸容菽園記有云自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玩好物  
內官道接踵擾甚至王振悉禁絕之未嘗輕差一人民賴休息

攷正統中嘗勅禁內使毋得與外庭私交嗚托營求又特嚴饒州府私造異色瓶罌之刑前說頗非虛願罪大無錄者

正統十四年頒己巳曆岳蒙泉見二至日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駭甚古未有也以語五官司曆王義而憂之尋果有土木之變土木集稱土墓或此音訛故

郕王立尚未知上皇之在虜營也意淪陷矣立最合機宜可使醜虜息心且為將來求講警地今當時只立太子虜挾駕至不出迎得乎不迎罪同拒父迎即墮彼術中矣即郕王不蚤正大位僅監國亦終格

春秋晉惠公入秦晉立子圉宋襄公入楚宋立公子目夷晉惟立子惠公還子圉自合退宋惟立弟兄弟之義稍異父子故襄公雖釋乎楚仍走衛以避其弟幸自夷素敦禮讓自逆襄公歸倘

英宗歸後景帝能如宋目夷則大喜矣亦難以是責人王文恪徒以不急君一語援鄭君孫申為證要不如晉宋事妥

或疑晉元宋高非立弟乎曰是不同元帝高宗雖以親王繼統在晉懷愍宋徽欽國破君辱之後我朝第乘輿被羈耳全盛天下晏如也故胡得以之挾晉金得以之挾宋而也先無所藉以挾我朝一再犯不應隨氣索矣迨惟景恭初諸臣定策之功真不

可誣

唐謨玄宗著楊國忠國忠誅并及貴妃衆憤洩矣我朝謨英宗者王振振死併殺馬順王毛長隨等事同然出於諸臣擅殺之罪不可訓景帝能慨然籍振家赦王竑等勿治迹渾機圖其視玄宗之徒倚悲傷始若不得已聽之首相去懸絕最將移人心妙訣

王竑突起擊死馬順痛快甚堪為劉球吐氣憤繇義激即竑亦不自禁而所為攝險和壯威勢者多矣李唐陽詩王竑犯關雖愚難舍命臨危亦丈夫誦猶魄動

方廷諱時儀銘能免冠長號造膝陳為干謙助所裨益多初楊文貞議舉銘自侍講出講讀邸王府慮銘致恨乃以故人楊薰同舉後銘薰以從龍恩官並尚書功名信有命而其才果有過人者吾邑楊輿亦以伴讀至戶部侍郎俞緇遂入內閣無何改南京去

正統己巳虜入犯選憲臣十五人分鎮近畿簡練軍民應援臺臣預選者僅三人詞林給諫戶刑部各舉三人俱改監察御史領勅行詞林為楊鼎王詢徐有貞踰年造事寧各還原職詢舊名名振楚人以罪璫名同改



守大同功郭登宣府功羅亨信居庸關功羅通山西鴈門功朱鑑  
惟紮荆關守備弱虜乘是出入抑諸公能守之已耳至所推提  
刀上馬殺賊功則石亨父子矣楊洪故與亨齊名稱楊石碩才  
非亨比

觀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紮荆口南搃  
其吭曰背曰吭緩急攸分是千古都燕烟鑑北征特郭登請駕  
從紮荆關入不聽已虜專蹂紮荆以鐵騎攻居庸不克仍出紮  
荆去遺蹟昭然

虜攻都城西孫鏗戰失利呼城求入程信言鏗入虜益張人心益

危宜赴戰必效死力語是之鍾兵果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鍾  
虜退去按漢王羈閉營不救馬武之敗法嗣是信深得古兵法  
遺

也先故無大志有若劉淵粘沒喝其人者禍寧易弭因思徐中山  
王縱元順帝勿追意深遠非惟人事抑亦天道喜寧本胡種無  
怪獍梟或云籍沒其家早致然味也先語汝家捉住我肯留到  
今否亦自量審

郭登以閉城不出見上皇為罪後坐謫戍如余見登未失也城  
守責重輕出慮墮虜狡謀即劉安沈固等出見括金銀厚犒何

益伍奢之名胥尚各從所志况登謀率壯士奪駕還業陰達之  
袁彬為所深諒者乎虜抵都索大臣王直于謙胡濙等不出見  
正同世不以咎王于謙公而独罪登不見宋賀全圖事耶

郭定襄登初襄都御史沈固在邊年久法令不行薦尚書楊寧布  
政年富可代固時總兵官得劾巡撫僅協巡撫贊總兵故也後  
事權廼日異矣

何氏名山史載也先會衆頭目殺馬設宴復立太上皇為皇帝以  
白馬貢政事僅見哈銘口中他鮮及公羊傳孟霍之會執宋公  
以伐宋曷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堂：共主豈

也先之所得立果有之袁彬楊善不啻道也似屬輕信好奇之  
過

伯顏帖木兒說也先送駕還圖留萬世後好男子名其後楊善亦  
替之曰空手迎皇帝歸乃見仁義我監脩史書當脩載太師美  
垂示萬代善語正投其機虜乃爾名根可笑也送駕別為敬  
哭又復多情。

趙榮挺身出見上皇慷慨可嘉榮閭縣人少館其舅編脩薩  
琦所楊文敏一見器之字呼之曰孟仁貴於其舅果至尚書景  
泰中有二楊一趙榮一龔遂榮而皆為高毅所知毅名反因之

重崇卑秩信未足論士

英宗陷虜中。年甫二十有三。始終未一降辭色。進夷妹不納。雖流離中。憑幄坐。天顏穆如。奇徵屢見。自平日學問充養。力過大同。諭守臣曰。秋稼未收。士久饑。可割入城。楚昭王有仁人之言。卒復其國。理徵益信。

于謙請選有謀畧大臣。徃鎮山西。楊洪議亦同意。屬羅通。言謙洪建此策。陷臣乞令與臣偕徃。謙曰。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熟諳山西事。宜徃。詔仍用通。于公此舉。自見名臣識量。通得無太橫否。且語近要挾。通以一問官。調河泊。需次入京。驟

膚節鎮。有。何。不。足。於。中。樞。作。此。恨。然。通。守。居。肅。是。有。功。勳。祠。其。地。至。今。邊。人。以。為。神。恒。禱。祀。焉。傳。登。投。異。人。術。于。粵。中。

或云于忠肅頗矜傲自用。閔羅通疏云。前德勝門外。敵無幾。陞官太多。今大臣皆全軀保位。無報國忠。宜博選剛毅。識遠情其人者。督宣大軍。䟽下于不悅。覆奏德勝之役。陞賞示勸。通云。敵賊無幾。宜將臣謙同石亨等陞職。草去通久悉。遠情必有所知。乞就令保舉。欲得剛毅。文臣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別選其代。或就任通。按通詞規切。適當于亦禍。悻傷體。同時劃定之。亦言于謙石亨禦虜。迭有勝負。不足罰。亦不足賞。謙自二品陞一品。非

宜意頗類通又不知于答疏云何

西廣蠻寇作議設總督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如溥未可出臣  
謙及尚書金濂都御史王翱可擇一人往得旨用翱噫大臣任  
事之勇後豈多見

貴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淵請罷藩臬二司專設都司以一大將鎮  
之于少保謙不可曰若不設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漢燮道且  
無故棄祖宗疆內地不祥遂寢即此議于功亦在社稷時雲貴  
之不為安南續者幾希

項文曜貌美便辟善言笑最為于謙信愛官吏部侍郎每朝會故

當衆嫵媚謙為可憎。狀時人語曰：唯其剋，唯其節，生不知耻于公妾，竟生謙杖。成年僅三十餘，于名賢也不宜污。以此語或未克有偏聽與。

景森中功首于謙。余謂如陳循功未可槩沒于筦中樞。樞寔依內閣。非循居中調度破賞格一號令。即大司馬何繇遷行其志。循有文武才。嘗識後韓雍。卒為名臣。雍過循墓詩稱循薦賢一秉至公。勝李賢遠。意氣磊落可知。又陳祚釋誅亦賴循救解也。

陳循薦何文淵羅通石亨楊洪楊俊。謂何宜再起。羅不宜專守。守居庸石楊不宜專守。宣大宜各入監京營軍。初虜入犯循首堅城。



守議。罵勅起入。搜師罵榜諭回。韃靼役偽為喜。寧書約內。慮用以疑虜。謀略具見。我朝宰執拘謹。氣多。即劉文成已稍傷。峭隘世莫知。猶

閣中規制。至陳芳洲始備。如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御座旁。經建立尚書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官先奏事。皆創自陳使。陳無易儲。訟試二事。居然傑品。

虜長驅犯京。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之師。于謙力爭。自同亨出營德勝門外。虜索大臣迎駕。益攻城急。亨至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無能支矣。時事勢棘甚。都督武興出戰沒陣中。太監

傷奔還王並督餘軍。過虜菜市。虜火民居。撲滅之。故探甲入朝。面陳其狀。寔幾危。僅濟。緣尚未有重城。虜遂得至菜市。

高輅彭時同乙巳秋入閩。商登策財五年。彭二年耳。皆仍原官。未幾。進侍講。越年。彭求終。繼母喪。許旨去。後大用。兆此。使非蚤去。將如王文端所嘆。不免金匱之行。

王直尚書吏部。景帝以直老。召王翱於兩廣。副之。天順初。許直歸。翱始。独任部事。時一部有兩尚書吏部。王直。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又都察院。陳鑑。王文國。于監。劉鉉。陳詢。太

常尚實皆然屬變體

楊文定以王振初與政憤懣歸舍胡忠安以林聰幾麗辟卧病不朝時即詢知之輒鞭振謝過遣瑞問疾猶為朝廷禮重如此亦二公宿望致然後恐難莫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許開正門鳴鐘鼓毀寺前第一叢林牌坊及香爐檣竿從山西巡撫朱鑑請也以寺在城西白虎方不宜與旺本陰陽家厭勝之說稽寺初名慶壽金章宗所創修自王振費累鉅萬既成駕臨幸為嘉靖初廢為射所今稱演象所即其地

朱鑑疏言瀆王數非時與州官置酒大會非宜得旨嚴禁鑑吾邑人以鄉舉仕至都御史景泰易儲鑑有書責陳循甚厲令京師所設武舉併三年一試武舉制俱自鑑發之世鮮知如前二疏恐即朱家傳中缺載

先朝巡撫不許携家亦如巡按例景泰初給事李實以為請從之得携家始此又每年赴京議事在邊方以四月在伏暖裏以八月時巡撫尚因時建置非常設

周叙劄規王直指嚴詞切與前此王紳貽蹇義書後此陳音貽劉吉書羅玘貽李東陽書俱為得朋友責善之誼其云三楊輔政

僅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闡宦弄權有  
今日蒙塵禍亦確論也

徐有貞治河欲塞一決口屢不就往叩一老僧無所答但云聖人  
無欲徐沉思久之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龍惜珠乃鎔鐵數  
萬斤下之龍去決口以塞余意僧語蘊奧有深指徐恒云左邊  
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龍欲或  
在是乎

順天府歲進春牛春花三座每座費錢九萬餘景泰元年停止詔  
只買時宜花供用紆民力無筭 景帝初甚勵精納諫後稍荒

于色如召教坊妓李惜兒入宮官其弟安為錦衣衛百戶可見然特約束闈寺嚴

上皇駕將旋廷議迎復儀注王文厲聲曰來耶虜不索金帛必索土地孰以為來耶文罪不待言碩事寔出理外數外一時君臣本之不棄聞之心兼值此不期然之會怪無駭愕既儀注上得旨若庸闕裏接用輜一乘馬二匹而已簡薄至此攷禮部奏原

如儀

諫迎復使宜簡討邢讓諫迎復禮宜厚給事李侃林聰讓雖以國雍蒙詔大節挺然復辟後惜無為言者侃疏有堯舜孝弟之說

旨為舍譏優至都御史嘗議令吏胥襲儒中冀以變革其習聞者迂之

凡士中自負鋒穎靡不豫見者龔遂榮以勸迎復知名先佐金瀛討閩寇身入尤溪降其衆復縱反間誤鄧伯孫執之馬軾從董興入粵誅黃蕭養亦多所占驗岳正謫親友無敢送者軾獨賦詩為餞詩殊佳遂榮一千戶軾一天文生耳孰謂草澤中無奇士乎

何觀勅王直胡濬等老滑宜罷給事毛玉議重罪觀林聰葉盛力解之不從觀坐杖謫玉品行可知岳正為玉行狀盛加獎飾豈

正稍以維系誼曲筆欬抑果有可觀者乎王奮亦為李時勉識  
拔

如商輅彭時劉珝丘濬王恕邢讓岳正諸碩輔名卿咸出祭酒李  
時勉之門用之至累世不廢昔太祖稱宋訥師棋嚴肅教出  
來秀才箇：中用復于時勉見之矣石大用獨請代枷尤為太  
學生色

岳正初官編脩夜閉戶草疏請復宣廟廢庶胡氏為其兄潛窺  
驚裂之事僅見補傳中時孫太后在上有譴嫉意莫敢言者此  
亦正大膽一端也孫太后崩始追復位號如后禮聞宣宗亦



恒悔之

易儲議起自王直李賢李侃林聰朱英而下咸知其非卒無敢訟  
言之者言則爲章綸鍾同矣劉鉉無賀表抑其次七聞楊萬將  
入京賀陳祚曰我以公入當諫耳奚賀爲祚薑桂性猶存當令  
諸啖金大僚媿死

鍾同父復翰林修撰與劉球善約公上封事草成爲妻所覺泣勸  
止劉歎曰鍾乃謀及婦人耶劉既死諫未幾復病卒妻悔之號  
曰早知爾曷若與劉侍講同死同幼稚習聞比長誓申父志以  
諫易儲杖死祀郡忠節祠與劉同日迎主且聯坐云孝子忠臣

同而無媿即其母見亦奇聞同將入諫騎馬伏不肯行憤曰同死耳馬何與焉猶迂迥再四越三日死廐中時詫為異

章綸繫獄三年項上鐵索身同卧起至白亮如銀比脫桎縶手足拘繫不能動楊椒山詩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爭看員外郎情景同是為臣子冒櫻鱗。息至躬親金木危苦備嘗不令張禹孔光笑人千載耶悲夫

林俊記易儲時結廖莊章綸鍾同三公疏諍有主事孟玘自分必擬禍幸免今罕知玘者又千戶龔遂奇亦以請選政南宮下獄幾死僅附見典史周鑄傳中龔遂奇豈即遂榮之訛乎抑其死

弟輩耶疑僕熱攷

于忠肅不諫易儲。難辭責備。張子房所云未易以口舌爭者殆謂  
是歟。葉文莊最號敢言。尚以歲節請朝。上皇疏為可已。曰惟  
安與靜長久之道。挾衆生疑。反增形迹。葉亦老成沉慮。然易為  
巽懦。不長進。入籍。

錦衣盧忠以告變伏誅。給事徐正以妄言謫戍。于時阮浪之獄得  
免。株連沂邸之封。終依椒寢。猶見景帝剛明意。尚知天倫之  
不容。軼人心之不可拂也。事宜默調。難顯激。一怒何所不至。微  
可諒當日苦心。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閩莆田人言動有法雅負公輔望季賢王翺嘗欲薦入閣不果僅終祭酒。豈莆山川風氣致然與。潛在翰林構亭一區植栢二。後進慕其風操名柯亭柯學士栢愛護之。今已莫知誰是。

商文毅甲戌主考會試。越其唱第期甫十年。時以為速。近有三歲。即知舉者矣。時學士黃諫欲寘張寧第一。商自取彭華會元。尹直次之。寧官卒不甚達。論品格。不論科名。吾未知彭文思尹文和之果右寧否也。

張汀州寧自記云。廷對日屬稿未半。禮部侍郎姚公夔過視少頃。

偕尚書胡公滂至有喜色嗣覩者踵至輒停筆待盡未刻脫稿  
二公復至予以紙短告命儀制司簡納卷衍紙續卷尾予以天  
晚為恨胡曰第留心吾為汝進本依會祭故事給燭親為添硯  
水天且瞑班散傳宣閉門胡不能止送予宿禮部明晨携詣內  
閣請容足卷王文不可臨放榜猶訛傳予第一聲達禁中有旨  
張寧寫不了卷及牛倫卷同取進覽尋發貯內閣然則廷試原  
有給燭例耶卷紙原可續耶舊傳羅一峰續卷事未信乃真有  
之寧以不了卷預二甲功令尚寬若姚胡二公憐才愛士盛心  
後鮮全矣記丁丑廷試予叨彌封門人山東王漢完卷遲獨映

月書不純楷竟列三甲

國子監在京城東北隅景慕中御史程璈請于東長安街之南改  
創基址不允按學設偏北示遠朝市辟煩曩意程疏似未達又  
祭酒公署據自林文安翰始

于謙初與徐有貞情誼不薄嘗薦為祭酒 景帝以徐心術邪已  
之想猶啣前而遷議也徐既不得請恚望圖陰陷于然徐即不  
官祭酒業擢為左副都御史亦足矣縱不得何至深恨總不幸  
遇此等交遊首遠絕之次姑飽其欲去不然無全禮矣裴度之  
於元稹事相類

景恭不豫群臣請早建元良蕭維禎特建字為擇旨未許議伏闕  
再請高輅主筆具奏有陛下為宣宗之子當立宣宗之孫  
等語姚夔請于立字上加一復字衆稱善按二公同增改一字  
指寔徑度姚商語明屬憲宗若蕭意有不可知者矣烏乎擇  
傾險具見

復辟之謀故諸公自為功名地然亦冒九死為之機儘危膽識儘  
大如李賢言景恭果不起率文武百官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  
此勞攘噫賢迺爾嚙語昔稱呼吸之際有雷有風不見唐武宗  
宣宗宋理宗登極時事乎無論南城恐即東宮猶未安貼賢意

巧抑石徐且欲詭掩其不預事之咎非通論也世往：為其所欺

迎立襄世子事本無實跡故復辟後待襄王愈厚情禮有加倘與聞寧免介：惟于謙此時更辯一語不得貫高云從上不赦我我独不媿於心乎是也且于身大司馬統兵政致人半夜納兵禁城毫無聞知職掌謂何若王文益無足責矣陳循原首輔何故衆專罪文可思

于少保被刑家戍山海其夫人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独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于帝越日夫人忽失明會奉天門災英廟



見公形大中。詔宥家屬還。夫人復夢公來謝。目明如舊。事奇信。忠義精靈長。極。

倪文毅岳撰于蕭愍碑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闕者大也。最有體。岳父文傷亦名謙。故云。祖父諱例空闕。或倩親友填。無自書理。

徐武功枉殺于司馬自宜。一死得戍金齒。幸矣。祝允明為其外孫。頗代訟。暴然公論不可掩也。徐治河。治兵俱著績。燕精象緯。何慮弗致。尊臚恨市心耳。即共終。負馬士權亦狡。猶一端。傳徐奉。北平齋。謨廷翰。日驟雷風。錦衣堂見若。躡承者七。說與僧一行。

承襲沒斗事合

江淵於品中下耳薛文清松潘督餉還乞致仕淵獨疏留之非無  
識者御史劉攽直薦薛堪任館閣得召為大理卿攽亦具眼遂  
入聞聞繇楊善薦故

岳文肅進太輕氣太銳罷黜亦速僕一月間耳至身杖家籍被桎  
梏戍邊館閣體貌喪盡矣岳故自用英廟亦不善用岳勲貴  
方橫末如何乃使所新進臣諷切之是自求禍也視二祖所  
為保全解縉楊榮者奚啻千里君不密失臣。不密失身。咎各  
分任難他諉

奏對自非易事薛瑄於御前誤稱學生豈小可疵謬岳正率意盡言口唾鼻息濺觸御衣亦敬恭之道第觀李賢彭時論氣象自是不侔矣此雖世俗之見要身優始知吾幸侍天顏有年閱歷多頗悟其旨

天順初王直胡濙高穀各致仕去其大臣曾加保傅如王翱等聽辭免詞林曾蒂東宮官銜如黃諫劉定之等聽改別職易儲積濫為一清極類崇禎元年汰殿工加息事物窮必反亦處於天人理數不得不更革之時

時自于謙王文誅陳循蕭鐸商輅等論戍為民外未幾內閣徐有

貞李賢岳正等都察院耿九疇羅綺等御史張鵬楊瑄等各下  
獄副至曹石之禍寇深吳瑾並死賊手會聞災舉于災數十人  
洵金行害氣未除有貞自云火星甚急疑有變是矣遂至成弘  
之際始漸熙洽

李賢身事景泰為吏部侍郎、忍以不孝親、不敬兄、不睦室等語、峻  
詆之、賢亦嘗反而自詔云、人之無情、一至於此、惟彭時所記、景  
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無甚忤、獨易儲廢后二事、  
為失人心者、斯正論也、朋友語、亦須可受、何況君臣兩人、器量  
殊、即隱微是、

李賢自吏部侍郎入閣進尚書兼學士寔尚書王翱薦之每宣召俱稱王翱李賢後李加少保王始居次蓋不以閣部為序也王三原之不讓丘瓊山體或準是後閣臣自為一班冢鄉雖加一品仍綴於閣臣二三品之末不知誰始自余點朝班日所見皆然

李寔以使虜時規誠上皇詞稍倨後坐罪廢不得同楊善封賞實意故無他抑趙襄子云晉陽之圍惟高赫不失臣禮即罪寔可耳危困中能無少望

章綸晚稍拓落為南吏部考察庶僚考功郎涂觀與爭可否各署

章上詔葉盛徃覈之卒是觀堂司官吳議執奏非體况屈於司  
尚可一日安其位乎其大節故不以是掩也綸先問人徒樂清  
子孫後復姓吳

葉盛初以山西叅政協理獨石馬營職似撫臣官仍藩司亦變例  
也時所協贊者都督孫安僅稱提督守備以盛請始加安副總  
兵盛旋憂歸召起巡撫兩廣久之為李賢丘濬所惡移鎮宣府  
盛於宣府凡再至

葉文莊維守邊所陳多軍國大計如因請譚廣山雲旌郵忽及文  
臣王直等五十餘人贈諡不以出位市恩自嫌猶是舊諫垣風

采蚤異王文恪才值王忠肅遂為宣言於朝曰夫一王朝得一  
王鑿亦復何恨前輩賞善深篤如此晉少宰乃澣有緘默讒宿  
譽微損

石亨曹欽嘗請太僕寺馬改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力持之罷信此  
舉不為無功二凶卒潛圖不執使兵馬在手將來詎步撲滅信  
後官兵部尚書以議發京營兵助誅蒲四與彭文憲意相左故  
亦非甚謬誤

竊王來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朝儀曠絕莫知者禮部  
尚書鄒幹檢太常故典行之王凡再來朝歸日上送至蘆溝橋

駕在王後王辭不獲請乃反其車面上行救睦之風亦自連都  
來僅見

河南按察使王槩坐誣繫獄襄王道過父老遮車訟槩及朝為上  
言釋之即名卿大理先是景恭中襄垣王奏巡撫年富罪察誣  
降勅切責余丙子幾錄有云昔襄王揚王槩之善、亦歸之襄  
垣王誣年富之惡、亦反之指是時諸藩恃上恩屢劾襄垣臣

辭示勸諷

給事張寧同都指揮武忠使朝鮮忠武職三品寧七品而奏序列  
先後 英廟曰汝近侍官宜論品級聞朝鮮王李璿雅讀書或



有典故問答非求忠所能汝為正使忠副之坐次準此誦之見  
祖宗優禮侍從至意寧數直言在葉盛林聰之間見知英廟嘗  
呼為我張寧云

英廟一見吳與弼即曰此老非迂濶者比辭選復召入勉之著書  
重後遣行人王惟善護送勅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  
生看顧莫教他費力思遇之隆為前後稀見勿論與弼稱否故  
熙朝第一盛事也

吳與弼辭幣辭官堅意歸隱節殊奇所遭不幸一厄於李賢再厄  
於尹直三厄張元禎尹張故非弼深交譏謗滿紙怪李賢為

薦舉與弼之人頗知敬慕而謬以勅書伊傳禮為辭若與弼意  
圖爰立為者無論處士夢想不到亦非 賢立言指豈又恨岳  
正葉盛故態耶

張瓚守撫州以訟田小事必致吳興弼束腰庭跪示辱無禮甚矣  
瓚子誦稱陳猷章學高足列在儒林乃猷章不師事與弼乎  
試問瓚父子相對將作何辭

英廟釋建庶人曰復胡皇后位號最稱盛德傳上北狩嘗以語袁  
彬謂建文君沒無所加禮致名變故善念從困阨中生若或啓  
之未止殉葬尤高初 景帝前妃嬪俱賜帛自盡幾及汪后願

李賢諫沮想亦陰悔前事

張鵬揚璵致石亨曹吉祥太早時復辟甫數月方議酬其功遽殺其罪得乎凡小人禍敗類出于妻檢惡滿之餘隄潰自崩爪熱自爛若驟作意攻之反致顛蹶觀前代甘露事可鑒。至李賢業與徐有貞同貶矣。旋留賢督教多。或別有作用未可知耳。決非無故。

石亨初與曹吉祥不相能因衆攻之急勢沒合宵壬情態每如此亨驕溢之過難保令終坐以異謀亦証彪尤驍雄有戰功讀李夢陽清風店詩可爲於邑

國初科道糾劾必先承上旨或召對面諭戒勿泄賜之酒饌而退  
或命內閣具揭帖予之葉盛自云不繇家旨先言自盛等始觀  
李賢日錄安達侯柳溥禦寇無功選上怒命科道彈劾是也彈  
劾奉命行異事

李賢極言錦衣官較差出害人狀真輒論矣為門達恨刺骨異日  
逼楊瑄誣之坐此賢之得時遇主如魚水歛而達猶得伸其私  
憾廷鞠日至秋要賢出質對危甚北司之未易輕犯從昔已然信  
城狐社鼠之喻

英廟思裁抑石亨曹吉祥權以屬表彬、避謝不敢亦自斟酌遠

杲遂勇承之卒致殺身緣杲原繇吉祥進驟發其私即寇深亦  
然宜其憾之不少置也杲死門達復襲所為以自媚於上達亦  
終敗著，見彬深識

徐有貞教還本上意或云呂原疏為訟寬攷原傳不一及何哉岳  
正放歸亦傳李賢為言正有老母然寔天語先及之非能有所  
伸雪也郭登送正詩謾道歸來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登亦  
又同戍其音旨悲愴

天順中留意人才所用如耿九疇軒輅白圭馬昂姚夔崔恭年富  
陸瑜李賓等咸能區別所長評悉當李紹隆禮部侍郎王翱賀

之曰天選侍郎也。盛矣。惟內閣用陳文一人弗稱。屬朝責問李賢業先舉柯潛。朝以文資深在前。改用文。朝亦僅循已耶。

李南陽相業可觀。所抄錄儘善。自譽閻王守溪筆記云。當時以賄聞頗橫恣。而彭文憲亦云。李為人好自尊大。直行己志。不顧是非。豈所謂質美未學者。與初亦從薛瑄遊。留心性理。即所詣吳與弼下學。上達解可見。

今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為古穰錄中最有味語。顧又有謀做好官。強做好人。如何。文淵在溫州。一味清苦。大用後。醜態畢露者。亦祇結功名富貴之局焉。已知立禪傳意。止化緣。可

為一笑。憶所觀記頗多。

陸容記正統景泰間會議自五府六部都通大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續十三道而獨閣老不與聞。蘇李文達上請而然樞機之地原宜任不宜議惟

憲宗初立命內閣同太監侯伯尚書十餘人為議事官。遵宣德十年例。公同處置軍國重務亦非數行。

親王四位出閣例行用館職八員。李文達謂似此詞林幾去其半。請選新進士授簡討職以行。最通變合宜。然非新進所樂。私治初遂有詒詐冢宰之舉。殊費處分。

吾學編載

英廟晚有易東宮意賴文遠力召太子至趨謝抱土上足泣諫始不行按事鮮經見太子初廢於景泰復辟始還堪再

搖動

英廟末馭宦侍峻後宮靜謐詎有奪嫡之謀疑訛傳

誅石亨時高明同門遠籍亨家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卽此亦獄詞枉誣之證鄭端簡云如劉瑾錢寧江彬亦未必謀逆惟曹賊反是實語最平心

傳薛瑄初忤王振幾刑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獲免稽瑄免



死出振意偉繇于謙薦為侍郎安得於振時有侍郎稱惟謙王  
丈初擬凌遲用瑄言改斬出實錄瑄在閑僅數月所可紀此耳  
名儒亦難以勲業論

曹景舉進士坐誣罷復辟後有白景寬者上惡其名同景恭號又  
景恭所舉士也置之會得匿名書考驗或指景上曰必若人為  
我廢而恕耳逮至拷訊謬引伏文投書人出自首釋帝世間無  
妄之禍無過是者景即曹時中兄雲間語曰富林二曹一時  
人豪

陳選試禮部第一貌不揚主司丘濬說曰荀子稱聖賢不相將

無是乎不審選怪陋何似濬貌亦侵時有面如盧杞之題張元  
禎短少不及四尺人物可知有覃浩者以太學生授給事中儀  
觀豐偉 英廟目屬之擢工部侍郎計釋褐甫三載耳然浩卒  
無聞

陝茂天順甲申進士原姓直廷試 英廟見茂姓異之以詢內閣  
曰請如陝因御筆賜易今姓茂邑公安又有局姓請如遇罕姓  
請如賈同近稀僻

宣廟初廢胡后立孫后傳 英宗為後宮人出孫后取子之。這尊  
為太后外家會昌侯等寵榮極無敢言母宮人誰者孫太后聯

錢皇后始白其狀事未知信否。果有之，奚啻 恭陵賀縣之感  
已哉。顧史軍詳載。

英廟周后。有弟吉祥。幼好遊。莫知所之。長為僧。晝沿市行。夜之報  
國寺。伽藍祠宿。后亦忘之。忽夢伽藍神來。言弟在某所。上夢亦  
同怪跡。果得吉祥。驚喜。擁見曰。今皇親矣。吉祥不願留。復還寺。  
弘治初。為建大慈仁寺莊田。官左善世。沒為寺祖師。寺僧衣食  
其田累世。俗訛傳宋某國舅仙去。祖師更穆乎遠。異哉。

有云。復辟後。遣吳官童問來朝虜使曰。先何失信耶。曩許朕妹  
併從嫁女安在。答某年送來。已被石彪殺其使。納之。

英廟叱勿泄。果如言。即彪百死何贖。

全寅之占卜。萬祺之祿命。均於社稷。有禪。即李賢獲濟。亦賴祺力。與臣子言。依忠孝方技。家恰宜如此。祺南昌人。官至尚書。稱奇。遇又非其鄉。李致省。狡獪倫。

以上一百四十四條

國史唯疑卷之四

成化 弘治

成化初兩宮尊號如禮賴彭時力即李賢僅發其端已耳不敢  
盡也同官觀望不言後有慚色者為陳文如錢溥韓雍謫亦  
出文意真老猾想以此附賢得用

新政人易生心前迎駕奪門祝職者紛；入訴賴李大達堅持  
其議盡罷革不行於是復于謙官祿還陳循江淵等戍以示  
之指群器始息功殊大然亦任怨甚矣觀匿名帖聞至煩衛  
士宿其家呵護之并是

甲申廷試 憲宗以在諫閣中制策云朕裝：在疾事雖不敢廢而情有不能安策問甚略僅敷衍耳時尚未改元也因哀殺禮得因時制宜遺意

皇后吳氏立踰月廢莫詳何狀或云太監牛玉專恣惡玉者借是奪其權或云后嘗杖責萬貴妃致然既以輕浮粗率為譴後却能保抱孝宗有恩賢猶足錄疑亦故加之罪如宣德中廢胡后例

公然出岳正張寧知府雖晚近最媚嫉者未敢為也致政王翱吏部時事豈翺全阿奉內閣意乎責難免岳知興化多異政

其先李至剛亦以禮部尚書謫守是邦

李文達奪情僅數月旋卒多此數月竟致紛紜亦平生伎倆之  
報聞王雲鳳貽一清書曰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羅一峰岳  
蒙泉並終坎珂極貧陸布政願得超拜尚書按陸康僖瑜繇  
文達薦長刑部頗有平恕之譽何故蒙此惡聲難道薦年富  
軒輓等亦或有為

姚夔撰王朝朝行狀云性多猜疑好籠馭人生是為小人窺覷  
以左道投率為所賣故人以知人為病又云予忝與公同事  
頗相愛相與一出於正然不能無南人之嫌前輩質直迥爾

柳直筆對辭殆兼有之

戶部尚書年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請擢布政楊璠知府余  
子俊等而黜布政某王翱言富侵吏部職宜下于理富憤辨  
乞歸不允尋卒富大臣薦賢為國何名侵官遂欲加以提問  
罪翱專悞幾如姚夔所云

李賢卒勅王翱慎簡內閣翱薦柯潛萬安劉定之葉盛吳節五  
人詔用定之素傳王忠肅軒北輕南茲所薦皆南產也其後  
輔之秀已盡乎穢如安珠玷清舉

未新劉文安定之文行灼然入閣乃不甚懼衆望至嘲同陳茲



靖文是以君子貴自量也屢有大拜後聲名損於曩時者劉亦其一若尹直譏劉云故事日講上必曰先生每吃酒飯劉請以例賜毋煩玉音按今經筵日講見聞天語何嘗因劉廢事屬証詆

韓雍任丹左遷初累於陝循次累於錢漕其為浙江參政日遊宴西湖賦詩不以吏務嬰懷而廣寇作王竑力薦雍才氣無双非雍莫可者可謂其格外眼矣雍後識陶曾亦然徐有貞夙善大夫稱將星在吳恒運鐵鞭自喜顧不知為雍功成罷王茲非惟識韓雍已也以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既二人予郡

竑即引疾歸出處何等光明真磊落丈夫矣家居二十餘年  
莫援起者覺西華之氣燦人

李大達顯誚楊文貞不能如宋王旦之抑張師德文彥博之救  
唐介及其身當國也反媿文貞甚鮑老當筵之譏諒夫其云  
潞公矯情市恩我則不能語尚真萬曆中每言官得罪一邊  
下石仍一邊申救業成套舉

成化丙戌榜最號得人會元章懋狀元羅倫外韓文許進林瀚  
熊繡頌欽莊棗黃仲昭王繼皆名臣論者比之唐韓愈宋寇  
準二榜云程敏政即李賢婿廷試卷精楷甚擬第一賢曰論

文不論書竟首擢倫賢亦難及

羅倫疏或云彭華寔陰喉之無論倫非受喉之人如華性格亦豈能規人以正者証不待辨既外謫歛訓導俞繪請以己官贖倫及章懋等罪疏聞海內壯之一學官詎足為數詞林贖然其志可嘉

彭文憲恂：樸謹其決石城捷堅止京軍赴援殊有帷幄折衝氣象尤難者方敗報踵至群情震駭能於敗中決勝其言曰賊入山自保此擒道也又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知彼知已先朝惟楊文敏差解是耳

彭文憲與岳文肅同出甲岳見忌一麾彭方在閩怪毫無香火  
情別傳云陳鑑邪謀相繼為祭酒用官錢得罪去文憲敦劾  
公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白是當道絕交矣岳  
即不從彭言為祭酒何至絕交稽鼎甲三人岳詩文屢及陳  
鑑寡道彭者微旨可窺

岳文肅無子有三婦皆貴李東陽少師李經御史李珣尚寶司  
卿經先為庶吉士有甥女擇嫁潘辰亦至編脩岳卒東陽經  
辰祭文各止書門生不稱甥以師生誼尤重也攷黃勉齋幹  
之為朱文公行狀書法實然

葉文莊誌岳文肅文僅以金緋在躬為公幸銘復比之李白柳  
宗元稍涉非倫李西涯另作補傳叙詳贍為楊文襄所譏然  
猶責其成於三十年之後若以遲焉者前輩之論文核揚善  
寫俱可追摹

高文毅於景泰中有易儲嫌器歸名起乃為言景泰有社稷功  
宜復帝號不以形迹自疑昔成祖怒建文變亂成法塞忠  
定言法亦有宜因革難盡循二事相類俱於萬難開口中冒  
為之記漢唐人每多此體

景帝追復謚號始荊門州訓導高瑞疏初為黎淳所駁詞甚厲

訖如瑤請亦公論之不容泥也 憲朝始終無罪景泰意當  
時見濟既瑤景泰更無他嗣正位東宮舍指何屬想一應尚  
如禮況汪后又甚賢淑 憲廟心亮之久矣要此種善念亦  
從 英廟釋建庶人事生出

高文毅初召到尚未有復職之命陞見日方巾絲條青布員領  
自稱原籍為民臣高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按未復  
職何憑行取作何傳宣制度不可曉想或慮言官指及姑為  
是彌縫計

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同在閣懷恩聞之歎曰內閣用此四人可

謂無人矣。關老乃為內臣，輕鄙時事，可知。萬劉絲貴妃，選彭尹，繇李致省，進彭病去，尹亦非久。惟劉蟠踞幾二十年，至弘治初始罷，撥地濁莫甚此時。

方商輅抗毅，汪直罪時，劉珣奮泣而萬安劾吉，亦各相繼有言，不謂二人邪佞能作許侃。正論想陽裝門面，為陰佈腹心，計非其實也。直再用事，商趣歸，珣去亦不以禮，而二人獨留，如故，未可墮彼狡獪中。

彗星見，群劾商輅姚夔不職，當罷輅上章求退，而夔心不能平，疏訖言者，至比之匿名之書，流言之謗，夔雅負才氣，用是益

櫻廷論顧高亦屈折甚矣末至為汪直所緝誣受楊華金帶  
遺亟自白曰輅縱貪濫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體損盡度無  
不去之理知商晚出亦非甚得意惟前語佳倉卒間詞林風  
誼亦見

劉珥雖有伉直名構蜚語去顧在位亦十年矣閭臣如無所裨  
佐寧蚤退為高薛文清正月拜相六月致仕何損完節豈如  
三楊二李之卒於其官者乎珥能救林俊薄萬安宿望可欽  
惟稍傷濡忍耳聞以私受德王名酒故屬過詆或云與立儲  
議又屬過褒總得失各半



吏部尚書崔恭起復至京改南吏尚近制三品以上服闋聽公  
論薦起詞林坊僚亦即家坐遷無候補例然如彭文憲舊聞  
臣亦起復至是昔時之不以是為嫌

成化中吏部最多故王翱卒以李秉代秉得罪去崔恭代恭憂  
歸姚夔代夔卒尹旻代旻亦得罪耿裕代裕旋調南京其時  
南北分黨進退任情國初以來銓法為一變矣聞部恭商際  
亦胎是最後代耿者李裕

考察舊有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吏部尚書李裕謂遲鈍似  
軟偏執似酷特創才力不及條益之得照品降調用蓋前四

條凡麗及皆黜茲始寓愛惜人材意遂為定法裕弘治初以  
附李攷省斥於諸銓宰中品最早不謂法迄今遵行下以人廢  
姚文敏變在禮部題履多可觀如履從祀疏云生于朱子之先  
若曾祖禰者楊時羅從彥李侗其人既僅祀於鄉主于朱子  
之後若孫魯玄者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其人安得遽祀於  
廟天有五星水星微以行獨從日故他星有大於水者不得  
與地有四瀆濟清細以流獨宗海故他水有大於濟者不得  
與四子止祠祀柳郡為是又劉因薛瑄從祀議亦為夔駿履

辭理咸精按

京師饑饉太倉粟百萬斛糶利民尚書陳康懿俊請於朝凡  
糶祇升斗計滿石者不許絲是權貴無所射利饑民獲濟裕  
葉文莊贊理獨石馬營劉忠宣叔羅京倉糧草時法同是賢  
者信有同心

楊鼎為戶部尚書恆累年節省京通積頗饒或議於四百萬石  
內暫從改折鼎持不可經論劾自如曰某祇能守成法英日  
必有知者按此即守道守官遺意鼎在戶部稱卓然惟以不  
寢開礦一節致疵要當詳其事勢

辟秋袴鞋給應征調之士使刻期赴警不勞縫製若京軍守衛

無征調役則歲給冬衣布花裨軍妻自為之蓋舊法也嘗有  
為騰驥等衛秦乞衣袴者工部尚書王復引是却之余子俊  
初猶為疑比聞嘆伏復非惟明法意亦妙窮物理談歷：如  
數窓戶所以為奇

余肅敏傳云西安水苦鹹公為開新渠引人得戶沒號余公渠  
涇陽山高水流迅漑田病鮮濟蓄其鑿山濬堰轉灌田千頃  
亦賴余力不知二役並肇自國初一曹國公李文忠事一長  
興侯耿炳文事見水利志中

國史稱余肅敏榆林之功脩築邊牆延袤二千餘里虜望噓指

去據薛應旂視師延綏日詢其耆老云鎮城原在綏德自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後死萬計而浮沙築牆終非牢固虜至旋傾歲糜金錢無算其後復移築之宣大浸巨謗興竟生是罷即所造戰車亦遷重窒礙難行薛語非無端可格參攷任大利害政自難

金吾衛卒入內領官銅出中道竊銅板尺餘擬盜內庫物斬刑部尚書董方時官大理寺正謂物領出非盜自庫中宜以監臨自盜論減徒何喬新初郎刑部有戎卒驅牧婦牛去婦號請不予以強盜執何曰此白晝奪人物耳律徒又盜舍逆旅

分所劫繒遺主翁被執疑主翁同盜何曰此分盜賊耳亦與  
強盜殊科前三事法比精甚為法吏所宜究心喬新同彭韶  
舊起家刑部齊名

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何喬新曰所謂賑僅止秋者有秋可仰  
耳無秋何仰宜如舊賑之至冬熟止噫倍吏拘牽文法疇存  
此法外意非深學問人不知

彭韶疏言朝政漸不克終四事 憲皇不憚梁芳輒從旁間韶  
不應矇目視芳有中楊繼宗者亦然終是聖主閩士大夫推  
彭韶林俊第一余嘗有過彭公墓下詩

孫需尚書歸給興隸三人或請益其一不可竟以三隸興行前  
華恪謹如此需女妻費文憲費記需憲蜀時從弟有入其境  
者檄有司械歸為浙江布政長婿來候鑰門累日竟不容見  
去峻而近於激矣風操自在

南京參贊或欲預錢穀詞訟程襄毅信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  
常餘有司事也不宜預其後有問於趙汝濂者曰公署法司  
何不杖賊犯趙曰五城掣官御史問官問司獄：官並以笞  
箠從事吾三法司堂上官如律定罪而已得大體黃忠宣不  
參守備議近是

周洪謨為祭酒見時方驅逐荆襄流民著流民說詔下總督原傑其議設州縣聽民附籍三省以安丘濬為編脩陞兩廣流賊猖蹶上書閣下後賊平亦卒用丘策詞林先輩經濟實學且與好名喜事人迥殊為妙

常州靖江縣舊名馬馱沙寄治江陰閩汀州歸化縣旁有紫雲臺鄧茂七亂為奸徒叢擾之所其兩處開設縣治並御史滕昭力昭嘗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生是益貪繼請一切以律從事時論多之未許汪直去然嘗以內旨傳奉權侍郎



徐恪撫河南湖廣連與親藩貴近相左 憲宗欲保全恪特命  
改南工部侍郎恪自言臣以傳奉得官不敢居職志士義不  
以嫌疑自污時朝論尚清君臣各兩得

林尚書泮閩縣人初守廣州過厓山有石刻元丞相伯顏滅宋  
此為改來太傅樞密使張世傑死節於此觀者悚然吾邑趙  
愈事瑄題詩誰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勝悲鐫功勒石  
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亦警句也劉忠宣復為廟祀宋慈  
元后于其左大義益明

楊智吾郡人成化中著聲南臺觀其所劾如章綸王恕范理黃

絳俱名賢，輕加醜，故得無深文之過。今其子孫傲矣，流傳王恕有漁色之譏，本留疏。

崔銑志光祿，卿張賓云：賓按察江西時，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義士，一日相詣，欲相擊也。詣賓求直，既見媿悔，不敢言而罷。崔語不知何據。林廷玉或未敢知，若蔡祭酒貞風淵，執望之使人意消決，無此等氣象耳。銑亦雅知學，何意厚誣賢者，反見此書者，宜即裂去。

楊文懿守陳，疏願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居乾清宮之時，少語本程正叔，微婉過之。守陳精經術，如云書象以典。

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為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亦非作於婦人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俱有味

成化中李文祥謫咸寧丞都御史竒其知兵擬薦以憲職文祥曰昔以言出今以功進不可固辭余觀唐應德趙景仁之起廢謫中銳欲以邊才自見其不為文祥所媯者鮮矣羅達夫確乎不拔卒完其名善夫

楊茂元當汪直緝楊仕偉之時誣賄徵賦偉稱貸莫敢應者茂元獨違衆予之署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汪直見之亦

嘆曰好膽氣此膽氣從家產講習來茂元即守陳子陳音於  
塲頭自名呵西廠鮫尉同

堂：翰林相率拜內監之門奈天下笑何此陳媿齋先生語也  
宜大書堂壁間為後進坊蕭先生如柯詹事潛陳太常音皆  
合補益有二公因有彭林諸君子脉原相因徒細舉其一二  
癡樸謹談殊悔大節

彭愚安初為員外郎言事遠鞠詔獄併及代書疏進士林數時  
代書人亦連罪所以林貞肅劾繼曉疏有鎖吏室中空名徐  
填史叩頭請死之事也今無此禁

尚寶司卿楊藻言本司官終身不調秩進素餐而已欲求試如  
諸司詔果有材吏部舉用之按藻字叔簡文貞公子也雅承  
家學游葉文莊岳丈肅之間豈亦有淹抑恨乎胡廣金忠子  
各廕簡討待藻格亦可稍優

國初人不樂仕進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黷應求脫者多楊  
繼宗守嘉興特重社學待學官皆以賓禮公宴列上坐其監  
試得二士王華李冕云必魁天下旋驗今但稱楊藻更不知  
其湛於經術具如許異鑑

同考會試趙瑤得謝遷周旋得劉儼康海得呂柟俱極賞歎為

同事所沮而俱決其必元果然趙直批謝卷云他日狀元宰相必此人也更神賞矣

羅圭峰紀絲翰與入監年四十餘祭酒丘文莊公議南士不聽此留羅固請至三受朴不挫面數之曰若能識幾字崛強乃爾大聲應曰惟中秘書未請耳丘異之識其名堂柱再試文奇甚六館士莫有及者驚嘆為延舉於朝遂以其年發解連第蔚為名儒今太學中安得有此奇士竟出自粟監尤奇沉與文故未易識

刑讓祭酒試陳獻章合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題目甚高因

憶丘濬之試羅玘李東陽之試錢福一長安賦一司馬溫公  
像贊何等淵雅今區：策論間末矣自李古廉後祭酒當推  
丘媿羨所得士多

丘瓊山嘗勸其門人王葵謝遷二學士讀書循古禮毋狎飲廢  
事至面斥毛脩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詞林後進多憾之余意三公皆名臣受前華箴規自威德事  
宋王德用武人尚知媿韓忠獻宋景文學問空踈况瓊山淹  
宿乎學成當更歸德耳

王守漢不登三元疑高文毅故抑之觀王與太宰旻書某入試

大廷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辭當道欲擯斥之賴先生奮然  
力爭得卒寘於一甲可見王策寔微有觸忤非蓋商啓功名  
有數必讓人何必非福

林普長給事嘗以進士科限三甲不足盡天下才宜如宋制增  
為五甲其四五甲皆授學官庶人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  
奏入忤旨王文恪特采誌林墓當不謬言乎來四五等進士  
且為參軍簿尉之屬何況學官使人無科甲之分冗散吏動  
以遠大自期亦是一法

章楓自詞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家居徒步出入其後潘侍



郎希魯唐太宰龍任侍郎極俱遵是羅一峰鄉約稍峻顯移  
書銷奇之美如楓山真篤行醇儒毫無道學氣馱羅整菴陸  
平泉風格庶幾或近

內府偶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憲廟命持問館中適傳翰在直  
即韻為二詩以復 武廟問注張星名 世廟問喬宇菴瓊  
所自出俱賴楊慎拯擬諱懽碩問詞臣不當爾耶近乃有  
詢三物六德咿如者謂史職何

何大復父為渭源驛丞太子李紀聞巫有佳兒召與其子同學孟  
致仕歸貧甚具車馬集衛官郊送之舉酒酌丞曰吾老友酌

何曰吾小友之前輩風流可慕只論人不論官今有太守餞  
送丞例乎誦之慨然

劉文和珣子銳甫八歲召入拜起如禮善屬對授中書舍人憲  
牙牌觸損以銀易之仍不時召見銳後博學多識官太常卿  
駕朝陵有御製詩用康字諸臣屬和一律銳獨引遺塚存康  
事云成祖詔斥陵旁塚惟留寶禧康三姓信奇聞也呂文懿  
子憲學亦稱是

王祭酒恂倜廣文準成化末上太后徽號準賦詩八章以獻憲  
崇喜召李家宰裕查補簡討缺禧疏已之時公車有獻詩例

傳祝額舉進士一日臣當以旨召祝及其同年四人至試以詩目曰上知若等名各為詩欲勒習中貴書祝不慮出見先朝又有試進士詩例也

鄭端簡云王威寧出塞俘虜甚多虜自求樂矣惟此奪氣後人妄以比陳鍼何其悲歟按威寧破虜功附汪直罪兩難終掩每賦述閨塞之苦致翻。如髮為胡。貓。吻。作。雪。心。因。情。火。煉。成。此。句。誦。之。亦。自。憐。人。

陶魯號三廣公師行禪榻惟視旗幟所向署檄面曰某封某日發發即敷路如期至嘗署後為池亭其中不安橋板渡一人與

謀旋出之再三凌仍前絕無知者故所向克捷曾用奇兵防  
狒狄武襄戰法

孔鑄入為侍郎至當陽卒有白氣自舟尾上貫天表時日正中  
忽星熒然祝允明目之為孔鑄星河岳星辰之靈乃真有  
之鑄撫高化賊定清平河漢亂皆著績

鄖陽撫治專為荆襄唐鄧流民初項襄議行驅逐至編聚城邑  
自鄧御李賓原傑始初謂立了鄖陽害了襄陽其後土著漸  
大地僻官間又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嘲御史李興更議  
設布按二司官竟寢

成化中平大藤峽賊，韓雍功誅石城蒲四達，項忠、馬文升功開  
設鄖陽原，傑功開大興革，惟陳鉞、建州之捷，屬阿汪，互意耳。  
直貪慕邊功，非算非此，不足覆其身後。劉瑾鑒之不復外馳，  
然竟以張永凱旋誅亦異。

成化秕政多一壞於汪，互再壞於李孜省，傳奉蒲朝貪，諛成風。  
所賴大根本尚正，如復景泰號，祔錢太后葬，雖寵愛萬貴妃，  
而中宮太子晏然，並其大者，或議建庶人家口，沒大半月，尚  
給米二十五石，請減之不許，曰：此先帝之賜，安敢違！猶齷齪  
天地覆冒氣象。

尚書倪謙錢溥並傳奉得官尹直以之入閣矣彭華亦欣時有  
館閣三千薦彭華之謠總附李孜省進孜省好薦引江右鄉  
人尹彭最著惟劉瑄羅景二公不為所染相繼罷而所摧斥  
山東士尤多

憲廟天性慈仁每覆死刑奏輒恫然或當膳廢食以手撻臍謂  
左右說與刑官少緩之何如 孝皇十八載深醲德澤實旺  
胎是惟末年殺二人痛哭一王臣一韋瑛並梟首其地臣誅  
本王恕力江南人為感恕刺骨

楊繼宗面詰廖太監妄自尊大宴客據上席令客東西坐僭行

君臣宴饗之禮又孫需誌鎮守中都內臣榜文東武西於門  
欲謁者繇旁門入需劾之橫恣可知

憲廟頗尚方技造紫霞杯為劉文和壞止紫霞杯以玳瑁為主  
度金石藥意慕長生所為寵繼曉僧李敦者術士本是傳成  
化初徐武功憲推運造謂當得二十四年款定之矣徐占候  
亦自精絕

憲十四子麟祥最蕃初悼恭太子薨上以髮種、儲嗣未兆為  
憂驟聞西宮皇子信驚喜豈興岐諸王皆晚出耶萬貴妃驕  
妬六宮稀進御是矣致萬卒僅先龍馭一年諸王故岐嶷自

如似非盡專夕者諱殆虛設

御馬太監張敏以馬坊傳奉為懷恩所訛恚沒當非之閣然寔  
有擁護 孝皇功其任承差苗乞廕侍郎弗予得南通政使  
今邑猶稱張通政懷恩舊給事中戴綸子或云其族子綸以  
忤旨繫獄死恩幼被宮賜今姓

弘治初萬安即逐去善矣劉吉仍存左庶子張昇劾之被謫臺  
諫尚為吉罪昇聞吉素交結臺諫真棉花手昇視其御羅舒  
二元無媿名乃不甚著豈晚遇故損耶臺諫罪昇何名或時  
以坊條劾閣長為駭聞事



致仕大學士尹直進萬壽表太子承華歲却之最快心事直更  
何面目處此平日諍漢家堯母宋室仁宗之語為當寧深念  
茲有何說可為吳與彌陳獻章吐氣

楊應李文祥鄒智雖連抗疏言事材輕露年少沾：非大受器  
究無一貴且壽者是唐王義方宋蘇舜欽石介之流凡遇此  
等事此等人極非國家之福

徐文靖議庶吉士每科一選先錄平日詩文十五篇以上投禮  
部送詞林編覈考訂擇其優者對號行取試日驗卷與所投  
符方准收選按此法可行來舉制科命稟所為文五十篇送

學士院先選後名試意即同是

李長沙云余今年作止詩自戒越兩月為鳴治師召所督得聯  
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乃以鷄酒往受盟鳴治師召以  
豬紅三斤蛤蚧數十為助亨父明仲聞亦未禱師召陳太常  
音鳴治謝文肅鐸太平休暇詞臣共詩酒為樂最福德事所  
歎饌僅以儉質具見

陳魏齋音所乘青馬售錢六百文李西涯用于美三百青銅語  
貽詩云斗酒杜陵堪再醉時李若虛刑部售敕屋直僅四鐸  
李亦詩戲之曰詞林為積知多少即指陳前事也改若虛李

士實字豈陳比想風盜浮名故

劉晦菴故不喜吳文定同時李獻吉何大復並其里子工詩大  
終不見錄至有李杜僅一酒徒之說雖云老成樸重獻薄浮  
華抑其容物之度有未私與

傳文穆翰居官醇謹既病篤數見怪異或云翰初曠同鄉監生  
江鎔誣奏劉健李東陽懼謀洩嫁其禍於程敏政致程邑鬱  
以沒若冥報然疑程蔓墩科場之獄繇劉陰憾謂素短劉不  
能詩致然事亦在茫昧間

程敏政會闈發策用劉靜修退齋記為問時罕知者徐經磨寅

坐是得禍記其載劉因集中科場尚正大明白不炫奇僻程  
此間原措大氣實禍傳為都穆譜成

張元楨潛心理學家居逾文雅有恬穆之風實錄因醜詆彭  
華險譎連及張似非正論亦傳張晚年赴召為時輩所忌  
誣營入閣資恨沒視章懋堅卧節差遜

吏部擬謝鐸祭酒特命以禮部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即家起之  
鐸再辭使復再至又章懋起南祭酒遭表固辭詔添設司業  
虛席待懋復闕赴官並稱隆禮

翰林舊選學士六七八人直內閣掌誥勅居間之東院東誥勅房

以閤西小房處中書能繕寫者為西制勅房諸學士每是與  
閣老會食至陳循時劉鉉過自遜避會食例遂廢後只輪一  
人專掌多揆次入閣者嘉靖中羅吳寬以司制語久雖不相  
例稱閣老籟郡閣老坊見存今徒為中書官供事之所

孝皇初年選妃嬪謝文正諫止焦泌陽憾謝誣為媚中宮地時  
張后愛最篤同上起居如民間忼儼然焦指為媚故邪論不  
足辨然終弘治世不備三宮后驕妬二張恣橫僅一傳止倘  
不如謝言庶或有蕃條之望

王三原為太宰言官請用之內閣備預問 孝皇曰朕用塞匠

王直故事任恕謀議無不從何必內閣按此即太祖專任  
六卿法近閣臣多簡自部異前意矣

或請循祖宗舊典簡儒臣分番入直者王三原語崔銑曰比多新進  
少年慮有輕才愴德紛更生事不若章奏下外廷和正辨白  
易於匡彌崔不為然要王公自李文靖一輩饒淵識使資淺  
詞林競司票擬機淺體輕且不慮有徑竇嫌乎午朝之不易復亦難是  
王端毅在吏部賢士大夫至部堂者延坐呼茗禮以賓禮莊定  
山赴部尚書耿祿待亦然使屬官送出部門外前輩風度虛  
挹樂善忘勢未易為俗人道丘瓊山乃答廷引天下士替朝

廷當國必殺之坦狹何相懸遠

立文莊議唐虞九載三考始黜陟幽明今後歷官未三載者况  
黜詔從之丘為沮王介菴太宰計也值孝廟寬厚每考察  
多從留任以才難求備為詞故丘得伸其說立學甄濔惲惟  
顛嫉白沙陰擠三原最其病根

張忠定下馬同呼萬歲事王端毅至不能知訪之妻性前輩都  
不請史耶宋名臣言行錄亦何容漫過憶有規林貞肅者謂  
公終日止談節義事功不及學問所長在此所短即在此正  
使時諸賢對蒞葉不惟二公

王端毅見詆於劉文泰祇合求歸不宜搢搢內閣且以部銜路  
階臣上禮亦難行至蒙切責毀所鏤傳刻始歸晚矣大都本  
朝士大夫出處委蛇不能如宋健決

蔡文莊清稱冢宰王公釋經窮理多所獨得自云我壘老方理  
會學問知前亦未暇及也蔡所上堂官管見慨然有振紀綱  
明賞罰整飭邊備之思怪後來收拾向理路中帖：靜細時  
惜不及王公在與相發明

歐宗伯裕常曰吾暮自部歸必經三原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  
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每過輒面城而行蓋媿之也



王貞素所不待言耿亦收善

陶恭介珙恭替南京兵部屬歲饑移文諸曹盡出所積助賑歲  
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頓半章文懿懋巡鄂武民饑  
來賑適倉無粒米諭民就所應徵糧每石價壹兩二錢准止  
納六錢餘就作賑濟其戶無田糧者仍量給銀上下以安所  
存活無算均可為救荒法

周文端經為戶部尚書凡藩王中官有所請動見沮格即內旨  
傳取銀兩亦執不從高、大節雖古汲直冒加馬所委司官  
監稅課入多者輒予下考噫今榷稅以多易為能浮或倍蓰

矣稽惟李文節廷瓚極主周議

大同滿缺焉尚書焉文弁請給折糧銀就市之既得旨司農周  
經言糧焉各有職不宜併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  
據詞甚激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此與王忠肅駁年  
雷事同前策最純、職守之內

倪文毅岳肇正祀典如釋牟尼佛道三清紫微大帝雷聲普化  
天尊梓潼帝君張道陵祖師大小青龍神東岳太山神北極  
真武神崇恩隆恩真君金闕玉闕二帝又神父神母以及都  
城隍之祭祭在罷免中梅嚴正矣禮官職自宜簡然諸廟祀

迄如故想難盡更

御史彭程因清核光祿考錢糧忤旨下詔獄尚書彭韶為申救  
請從容處置以悅人心彭公直古大臣亦遭遇泰陵時為然  
嗣是林俊初之爭崔文李陽鳳獄隨奉嚴詔矣迨益波靡寧  
優有司冠親奏事

鄒智免死賴彭惠安辭疾不判案與胡忠安救林聰事同傳何  
喬新方在告蔡清特請強之出智謫又賦詩為贈誰謂醇儒  
不矜動意氣者養至薛河津粹極矣堅持三尺忤孽璫更瀕  
死不悔是之為真儒者

林貞肅後撰彭惠安墓碑云惟不利於貂璫及為眉州宜具二柄要不樂宜具至死猶遺憾眉州指萬安宜耳徐文靖雅稱宏紳亦蒙此聲林語當非無據

李廣得罪言官劾大臣交通狀請遠治詔悉宥之越日早朝空班出謝罪惟兵書馬文升戶書王繼弗預焉垂紳死然望之如岱松之在膏漢士君子砥躬餘行正於此等處得力遂想空班謝罪時何地可容

李廣文結簿籍六部尚書列名者五周經至憤發以死自白羅玘疏請免指名容諸臣引疾求退稱老臣成忠厚之誼矣楊

廣等反非之廣持正議紀識大體余意以玳為勝聞其時屠  
浦徐瓊白昂等跡最著未幾各罷

劉吉以不撰張后家語去使出他人儘可借傳名高惟吉穢  
風彰無肯憐者且陰誅其意為欲稽遲索賄吉初誦事萬貴  
妃家躬與締姻克於后戚獨能自遠知索賄非誣未有小人  
仁者也信矣

僧繼曉既宥為民給事林廷玉數其罪詔械至京斬于市廷玉  
功與林俊同一首發其奸一終制其命皆閩產又皆林姓事  
奇初繼曉歸意欲逃去賴布政黃紘廩之公館議閑之得終

正法稱天網不濁之巧

秦絃總督兩廣被誣遠迅緹騎至絃治事自若駟從戎服就道  
略不貶指既踰嶺乃請囚繫絃此法可行乎不以抗旨重罪  
乎今緹騎出速督撫欣為奇貨非賂之數千金未肯從容况  
容彼作貴人面孔哉

詔為都督僉事馬雲葉旺立祠遼東額旌功歲時致祭復以吏  
部尚書王朝嘗總督其地有功准與雲旺合祀茲舉足風厲  
遼臣附王忠廟於其下尤妙

馬文升具復哈密記云謀襲殺牙蘭會并州守臣愆期彼他道

事涉坐令逸去守臣指許進也許所撰平番始末却自功甚  
馬中樞遙從調度許撫臣躬冒險艱許叙似較詳悉善乎高  
岱之言曰國家都燕視其肅已遼絕於哈密何有夫不能近  
復大軍東勝而遠援哈密豈理也哉卒從胡世寧議閉嘉峪  
關不問事亦竟寢

馬端肅文升居吏部久侍郎焦芳其鄉人也覲盛之會兵部侍  
郎熊繡出制兩廣熱快不欲行諷言官劾文升袞去而御史  
王時中謂兵書劉大屢刑書周珪謀代文升併劾之劉閏皆  
賢者相繼乞歸焦遂坐長吏部小人謀深詭乃三君子何共

墜殺中宦途險巇往、類此熊繡亦最著清節怪有前聞

馬端肅主計吏殺有滄夫被黜奏辨旨丹覈實馬公卒欲改詢  
之考功部場旦執曰祖宗來未有此例律門一啓後將安底  
都御史浮梁戴公亦亟是之馬悟竟從駁沮楊譏力在二公  
之右先文敏家風猶在

給事中吳舜王蓋自知計典當黜先攻馬文升家字漢以自救  
非端士明矣御史程材猶乞留舜蓋謂不宜任腹心廢耳目  
而王文恪亦亟稱之不知何解

孝廟諭劉大履曰諸司言弊政詳矣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



樊孰甚于二曹者聖明洞鑒至此大夏因極力裁革聞歲省八十萬緡功故鉅然非藉天語弗辨

劉文靖以誤薦劉宇為孝廟所遇嘗台劉忠宣諭及之人未易知余觀名策中屢有犯是者楊文貞失之洪璵于忠肅失之王偉葉文莊失之吳禎劉忠宣失之王綸楊文襄失之張緜非惟君子易欺亦緣小人多中指難結屈宇故文靖鄉人或鄉譽其謬以其名聞耳

忠宣為孝廟時眷屢承台對劉文靖在閩馬端肅在吏部顧不悅正德中得禍獨重固劉宇焦芳輩中之亦緣兵部時登

剔京營御馬監光祿寺樊靈為諸極倖深憾致是耶小說載  
袁都尉凱陰諷諸當直侍衛散去為忠宣罪至逆飛語帖宮  
門危矣凡事關內禁中璫未易措手終日想出一張殺人  
榜楊新都得謗亦然

孝廟與忠宣論人才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稽鴻  
儒自南計部出視晉學未一宦輟教也聖主何自知之鴻儒  
後果以學行聞至尚書

初吏部耿裕卒馬大弁意當得之忽用屠瀆為賦詩寄歎瀆  
至不敢班其上氣岬逼人瀆去用倪岳卒始及文弁時頗

有屬意閩廷者隙漸生在吏部匝年刑部司官無一得陞轉  
皆若遷怒閩然亦隘矣者來仍是功名之士夫惟劉忠宣卓  
乎其不可及

董朴初登第以使過岳州謁劉忠宣于家劉疑之乃致糟蝦更  
無他具董或者天服清操先華成已成物之學一言動為世  
運攸關如此忠宣父仁宅最表清德為楊文定所知入覲餉  
文定一茗一蜜而已家風有自

蔡文莊清所交遊如林侍用俊振志同交喬希大字借靜夫瑾  
王懋學鴻儒屢見集中而尤稱王德華度宏遠學見本源同

榜三百人無出其右者。按德華王瓊字瓊，雖著勲業，有險譎聲，豈初尚自矜飭耶？

昔未有以虛言學者，自蔡虛齋始。謂虛勝於靜，此先生實見得力處。江右舒文節、芬、極、復、膺、虛齋云：林見素、楊遂菴、王陽明、吳東湖、故表：未免自家先占地位，還是韓范人物。未若虛齋之見善，欲然恒自謂不及，較近唐虞德讓氣象也。舒為先生得意士，宜言之親切。

王文恪表嘉魚李茂卿兄弟言壞天下莫如學較科舉甚者，儒先註疏盡抹殺，直探孔孟遺旨，衆咻訕之不顧，李學從新會。

來道取澄心時飲酒賦詩作字寫興業隱：退出倡狂一派  
矣莊定山亦然文恪即不談學觀所取合可知性善解遂極  
為姚江賞嘆

胡敬齋樸謹迂重在大章懿羅文莊之間焦弱侯嘗輕之曰胡  
直一強項村學究耳雖過詆然觀薛文清從祀尚經許多擬  
議胡遂爾同聲冒先措儒域亦幸過

蔡文莊云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又  
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語  
深切悚人當時書札或以有道相稱者業馭懼慮茲標榜端

令道學居然周孔矣

弘治為明興極盛之時賢才輩出無論列館閣部寺禁多名流  
即如詞賦北地信陽書畫相城茂苑閻閻三山靈寶章絳鎮  
海餘干往、高嵩橫過非先後及信一代淳風所鍾李獻吉  
云每早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龍樓上正德中不爾噫  
真恨不自生其際

王端毅以請暫輟經筵為言官所抨待罪余謂王辭非過甚大  
臣之道與小臣異事聖主之道又與庸主異如 孝皇豈慮  
廢學者王職兼保傅觀海署揮汗狀惕然動心意原出愛君

特難為喜事少年輩道耳其云諸臣待臣太重望臣太深實  
苦情借端寫出

孝廟最重注講臣如因王筆講李輔國事賜之食因王鑿講丈  
王不敢盤干遊田章罷西苑遊召內臣申誠因張元禎身短  
小為說低几又如評劉機數陳啓沃之語咸優柔曲委惟恐  
傷之稱緝熙光明盛事

方 孝廟在東宮講官周經進講丈筆大訓每起立拱聽而吳  
寬於弘治中以皇太子講學少間率僚屬而朝隆替壘分是  
笑時訓儲功疎略柰何使劉瑾為永成者馳逐其間不記彙

誦經避大伴時耶

錢周二太后禰葬事成化朝費彭時姚夔多少心力至弘治始  
定其後世宗以孝潔孝烈后入廟頒加圖迴亦卒正於隆慶  
之世誦

孝廟諭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耳固大義攸明亦默為中宮  
專寵解紛

妃匹之愛聖賢不免然亦知其愛之出于私也陽優隆貴戚却  
陰為調護言官地如楊茂元李夢陽並遠詔獄一外誦一罰  
俸三月耳惟何文鼎死稍寬鼎內監非外廷比屬中宮得自



以分治之非帝意終蒙旅邸

李夢陽下獄劉健訊為狂妄無申救意謝遷略為一言耳劉大  
夏亦事後頌德之辭聞惟羅玘有疏而錦衣帥牟俸獄讞頗  
輕然非聖主如天度僥無治理時夢陽才名雖盛尚不為大  
僚所重尚書侶鍾畧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  
率輕薄辭

李夢陽自記初草疏審袖過邊貢所造王守仁來王遠日子袖  
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知不知王何從而  
疑之按王文成精敏識即見此時

錢福負奇遠才以不羈羅觀李文正誌福墓云與誦每文不屬  
草廷試三十餘言精若宿構彌封官以無業難之衆謂殿陛  
間萬目所視何嫌之有以進呈仍賜第一今廷試卷無填業  
例如李言初原有業耶

顧文僖清始入京謁衛宣城伯語曰聞君與錢狀元遊必高中  
矣老夫有一言京城人多風土雜西角頭富兒勿與往夾門  
外花園中勿往飲酒顧敬識之後士大夫敗官往往坐是方  
風化醇即勲臣亦饒格論

王莘將廷試偶書來朝家法過漢唐八事于扇或送朱希周朱

錢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讀已制某各以為問而公擇第一  
大科名人遭遇非偶先輩屢精詳於度數之學故者詣多

王韋舉進士有歎過其師者云朝來睡起繞花行。肯爲禁水寒  
氣動。後閨說春陰詩遂用之李西涯擊節謂非世人語改庶  
吉士視錢起湘靈鼓瑟事何殊

楊文裕廣請以來儒周程張朱祀位居漢唐諸儒上見頗迂記  
薛文清意有是說所為推尊矣儒者正不在是近始如廣議  
行更益以邵堯夫終非妥舉

林北首開閩場學為蔡清帥誌梅官浙江愈事三年陞雲南副

使僉事甫三年得陞者數十年間見時法重火任聞有副使  
李隆僅三年陞恭政得報注曰我何負于職處陞乎後迺有  
飛廉走恭之說江河日下矣

弘治四年南園子監助教李槩九年考滿陞翰林院檢討嘗助  
教事為奇勅官制昔未有也後正德三年助教黃英亦考九  
年滿擢縣例僅陞俸二級殆難為繼

孝廟特愛沈度書宮中嘗習焉問度亦有後乎得其孫授中書  
舍人時吳偉呂紀林良並以善畫授錦衣應制偉至賜畫狀  
元印章閱李空同詩弘治之中五真人師也磊落當其倫併

不文方外恩無傷盛德

命大學士劉健等凡稟擬文書手書卷進毋令人代寫健請事  
關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造餘始常委中書官從之按稟擬必  
一：翰王親書事難持久

凡劉健劉大夏等所蒙恩召對密無商確內官退立數丈許聞  
呼始前自為十載一遇者其於今上朝業為錦叢即記注  
不勝書昔人尚論泰陵世尚書有君無臣之嘆何況今日然  
事亦未易盡明談之嗚咽

釋李夢陽在弘治十八年四月中越月龍馭即上賓矣所以李

詩有中夜悲歎泣孝宗之句張元禎勸譎太極圖西銘函索  
現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不  
豫不果行止洵有默司

秦陵留意音律每大祀奏樂有誤輒知必加詰問時詞林崔銑  
亦知樂嘗夕從西苑行聞吹笛聲煩促而哀愀然色動未幾  
有鼎湖之痛國事遂大變

太醫院判劉文泰私治末以合和御藥犬不敬論斬彙授旨近  
閣老誣詆王三原家宰者即其人蔽賢不祥宜得凶報先是  
有醫院吏目劉溥善詩亦雅多館閣遊

顧鼎臣乙丑狀元傳 萃廟宮中焚香顧天所得尹五家居以  
音近鼎成疑為不祥兆旋驗先景泰辛未狀元柯潛或云柯  
音近哥未幾駕北還退居南宮北同

徐武功素重吳文定顧云吳君入閣後天下始多事矣文定入  
館綸綍果在弘治之末傳章文懿晚能前知恒言甲子乙丑  
後世事將變蓋時為我朝治亂大關天人間幾或先見徐善

星緯章直學問誠明常理爾

松江志稱劉宇鈞州人成化中知上海縣治灼然邑號神君宇  
後附劉瑾敗初寔著名劉文靖薦之本是鈞州後避 神廟

諱改高州徽王嘗請陞州為府王恕言肅藩荆岷皆封州不  
宜獨陞府從之王議自有禮

以上一百四十九條